

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

全 漢 昇

壹 緒論

貳 唐代揚州繁榮狀況

叁 唐代揚州繁榮的因素

(一) 國內貿易的發達

(二) 國際貿易的發達

(三) 工業的發達

(四) 金融業的發達

(五) 運輸業的發達

肆 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狀況

伍 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的因素

陸 結論

壹 緒論

中古時代分裂了好幾百年的中國社會，到了隋唐時代，又復衍變成大一統的帝國。再經過長期間的休養生息，到了開元天寶年間，即公元八世紀的上半葉，這個大一統帝國的社會經濟便一反過去的衰落狀況，而表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註1）。這種盛況空前的經濟繁榮，除却給予國內各地以新鮮氣象外，同時更造成揚州的無

（註1）例如通典卷七說，『至（開元）十三年，封秦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

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文。東至宋，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驢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

限的繁榮。可是，好景不常，揚州的幸運並沒有永遠的維持下去；經過一百多年的繁榮，到唐末以後，由於種種的機緣，揚州的經濟景況便忽然衰落下去，以後經過五季，到了宋代，再也不能夠復興起來。對於揚州這一種變動，宋人洪邁已經注意到，他的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條說：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註1）！

不過作者認爲洪邁這段文字對於揚州盛衰景況的描述，還嫌不夠；對於揚州盛衰原因的探討，更是不充份。本文之作，即在詳細探討揚州繁榮與衰落的情況及其原因。

貳 唐代揚州繁榮狀況

自隋煬帝開運河，南北交通改進後，位於長江運河交叉點上的揚州即已相當繁榮。隋煬帝曾經幾次南幸揚州（註2），可見那時候揚州的物質生活已經相當舒服。到了中唐，由於上述當日社會經濟的繁榮，揚州經濟的發展更是遠在全國各地之上。如舊唐書卷一八二秦彥傳說：

江淮之間，廣陵（即揚州）大鎮，富甲天下。

又新唐書卷二二四下高駢傳說：

揚州雄富冠天下。

（註1）按杜牧詩見於全唐詩第八函第七冊贈別；張祜詩見全唐詩第八函第五冊縱遊淮南；王建詩見全唐詩第五函第五冊夜看揚州市；徐凝詩見全唐詩第七函第十冊憶揚州。

（註2）隋書卷三煬帝紀。

又資治通鑑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七月條說：

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

由於財力的雄富，當日揚州遂成爲一個非常繁華的大都會。關於此點，除上面容齋隨筆所述外，太平廣記卷二七三杜牧條引唐闕文也說：

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貌若仙境（註1）。

此外，唐代詩人對於當日揚州繁榮的狀況，更常常在他們的作品中加以描述。現在作者就全唐詩所載，依次抄錄如下。第三函第七冊韋應物廣陵遇孟九雲卿：

雄藩本帝都，……華館千里連。

第五函第八冊權德輿廣陵詩：

廣陵實佳麗，隋季此爲京。八方稱輻湊，五達如砥平。大旆映空色，笳簫發連營。層臺出重霄，金碧摩顛清。交馳流水轂，迴接浮雲臺。青樓旭日映，綠野春風晴。噴玉光照地，顰蛾價傾城；燈前互（一作『頻』）巧笑，陌上相逢迎；飄飄翠羽薄，掩映紅襦明；蘭麝遠不散，管絃閑自清。

……

第六函第一冊陳羽廣陵秋夜對月卽事：

霜落寒空月上樓，月中歌吹（一作『飲唱』）滿揚州。相看醉舞倡樓月，不覺隋家陵樹秋。

第八函第一冊李紳宿揚州：

夜橋燈火連星漢，水郭帆檣近斗牛。

第八函第三冊姚合揚州春詞三首：

廣陵寒食天，無露復無煙。暖日凝花柳，春風散管絃。園林多是宅，車馬少於船。莫喚遊人住，遊人困不眠。
滿郭是春光，街衢上亦香。竹風輕履舄，花露膩衣裳。谷鳥鳴還豔，山夫到亦狂。可憐遊賞地，楊帝國傾亡。

（註1）于鄴揚州夢記（唐代叢書）同。

春風蕩城郭，滿耳是笙歌。

第八函第七冊杜牧揚州：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管清。纖腰間長袖，玉珮雜繁纓。拖軸誠爲壯，豪華不可名！

題揚州禪智寺：

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第十函第四冊羅隱廣陵開元寺閣上作：

紅樓翠幕知多少，長向東風有是非。

江都：

淮王高譙動江都（卽揚州），曾憶狂生亦坐隅。九里樓臺牽翡翠，兩行鸞鷺踏眞珠。歌聽麗句秦雲咽，詩轉新題蜀錦鋪。……

第十函第八冊杜荀鶴送蜀客遊維揚：

見說西川景物繁，維揚景物勝西川。青春花柳樹臨水，白日綺羅人上船。夾岸畫樓難惜醉，數橋明月不教眠。送君懶問君迴日，才子風流正少年。

第十函第九冊韋莊過揚州：

當年人未識干戈，處處青樓夜夜歌。花發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風多。
……

第十一函第五冊李中廣陵寒食夜：

廣陵寒食夜，豪貴足佳期。紫陌人歸後，紅樓月上時。綺羅香未歇，絲竹韻猶遲。……

總括這些記載，再加上容齋隨筆所述，關於唐代揚州繁榮的狀況，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印象。就財富說，揚州是當日全國最有錢的都會，俗語有『揚一益二』之稱。就買賣說，揚州有很熱鬧的夜市，其燈火的輝煌，可以上映碧雲。說到物質生活的享受，那更是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在居住方面，那裏有高樓大廈，十里珠簾；在飲宴方面，那裏有山珍海錯，佳肴美酒。如果你想遊玩，那裏有的是園林亭榭，名花畫舫，而月明橋上更可以看了神仙。如果你想娛樂，那裏有的是婉轉的歌喉，婆娑的舞態，而裝飾漂亮的青年妓女更足以使人流連忘返。總之，

在當日全國各地中，揚州的物質生活是最值得留戀的。就是天上的月亮，人們也覺得揚州的較為好看；而死後的歸宿，也以埋葬在揚州為佳。

叁 唐代揚州繁榮的因素

唐代揚州繁榮的狀況，已如前述。這裏我們要問：當日揚州為什麼會這樣繁華？關於此點，洪邁容齋隨筆所說，語焉不詳。現在作者從經濟史的觀點出發，試加解釋如下：

（一）國內貿易的發達

唐代揚州繁榮的第一個因素是國內貿易的發達。揚州位於長江和運河的交叉點上，為南北交通要衝，水運非常便利，實是全國貨物最理想的集散地。王溥唐會要卷八六說：

廣陵當南北大衝，百貨所集。

又全唐文卷四九六權德輿杜公淮南遺愛碑說揚州，

控荊衡以沿泛，通夷夏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為阨頤。

因此，當日揚州有很多富商大賈。太平廣記卷二九〇呂用之條引妖亂志說：

時（唐末乾符年間以前）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

（註1）。

又諸葛殷條引妖亂志說：

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為廣陵甲第（註1）。

又李肇國史補卷中說：

揚州有王生者，人呼為王四舅，匿跡貨殖，厚自奉養，人不可見。揚州富商大賈，質庫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這些商人多以揚州為中心來與其他地方貿易。太平廣記卷三四五孟氏條引瀟湘錄說：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運易財寶，以為商（註2）。

（註1）羅隱廣陵妖亂志同。

（註2）鄭賁才鬼記略同。

又同書卷二七〇周迪妻條說：

(周)迪善賈，往來廣陵(註1)。

又全唐詩第一函第五冊劉駕賈客詞說：

賈客燈下起，猶言發已遲。高山有疾路，暗行終不疑。寇盜伏其路，猛獸來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揚州有大宅，白骨無地歸。少婦當此日，對鏡弄花枝(註2)。

這些以揚州爲根據地的商人，有赴長安做買賣的：

揚州橋邊少婦，長安城(一作『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註3)。

有赴江西做買賣的：

大編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弦。揚州市裏商人女，來占江西明月天。

說到唐代揚州國內貿易的商品，現今可考見的，以下列數項爲最發達：

(1)鹽——唐代淮南沿海一帶出產的食鹽，多先集中於揚州，然後由揚州分配給各地。當日鹽鐵使常駐於揚州，有時且兼任揚州節度使(註4)。經營這種買賣的鹽商，自然也以揚州爲根據地。上引容齋隨筆曾說，『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註5)這裏說的商賈，當然以鹽商爲多。又唐會要卷八八也說：

其月(長慶元年三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榷場，請依舊爲院。』又奏請議鹽院糶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文，通舊二百文價。

……並從之(註6)。

這些鹽有販往西江銷售的：

(註1) 新唐書卷二〇五列女傳同。

(註2) 全唐詩第九函第六冊同。

(註3) 今唐詩第一函第六冊，第五函第五冊，王建江南三臺詞。

(註4) 唐會要卷八七，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

(註5) 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八冊鹽鐵議略同。

(註6)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略同。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爲鄉船作宅。
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
前呼蒼頭後吐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墾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
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尙書遠不知。
……（註1）

又有老遠的運往長安出售的：

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註2）。

（2）茶——中國人飲茶的風氣，到了唐代已很盛行；陸羽茶經之作，是其明證。這時茶多產於南方各地（註3），而江西浮梁出產的茶尤爲有名（註4）。這些地方的茶，多先集中於揚州，然後沿着運河北上，銷售於北方各地。因此，揚州在當日便成爲茶的集散市場，在那裏常常住有不少的茶商。如資治通鑑卷二五四中和二年四月條說：

（呂）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

又太平廣記卷二九〇呂用之條引妖亂志說：

呂用之……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瀾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旣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

至於集中揚州的茶向北銷售的證據，可以下引一事爲例：

（楊）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朱）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揚汴始有隙（註5）。

（3）珠寶——在唐代揚州的國內貿易中，珠寶的買賣也佔很重要的位置。

舊唐書卷八八蘇瓌傳說：

（註1）白居易 白氏長慶集卷四，全唐詩第七函第一冊鹽商婦。

（註2）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

（註3）陸羽茶經。

（註4）全唐詩第七函第三冊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註5）資治通鑑卷二五七光啓三年八月條。

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

又全唐詩第三函第七冊韋應物廣陵行說：

雄藩鎮楚郊，……寶貨益軍饒（註1）。

又太平廣記卷四一九柳毅條引異聞集說柳毅從其他地方把珍寶運往揚州寶肆出賣云：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珍寶。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

（4）藥——太平廣記卷一七裴謏條引續玄怪錄說裴謏賣藥於揚州云：

謏曰，『……吾與山中之友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

又同書卷二三馮俊條引原仙記說某道士在揚州買藥，販往六合云：

唐貞元中，廣陵人馮俊以傭工資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於市，買藥置一囊，重百餘斤，募能獨負者，當倍酬其直。俊乃請行。至六合，約酬一千文，至彼取資。

可見揚州在唐代又是藥料的集散地，其貿易也很發達。

（5）木材——唐代揚州的木料業，也很發達。如太平廣記卷三三一楊溥條引紀聞說江西一帶出產的木材，運往揚州售賣云：

豫章諸縣盡出良材。求利者採之，將至廣陵，利則數倍。天寶五載，有楊溥者，與數人入林求木。……

（6）錦——當日的錦，以產於四川者爲最有名，稱爲『蜀錦』。這些錦多利用長江的水道交通線，由四川運往揚州出賣。上引全唐詩第十函第四冊羅隱江都，曾說揚州有『蜀錦』。又同書第八函第七冊杜牧揚州也說：

蜀船紅錦重。

總括上述，我們可知唐代揚州國內貿易的發達。經營這種貿易的人，每年都得到鉅額的利潤；上引各種記載常常說到當日揚州商人的富有，這自然是商業利潤很厚的結果。復次，下述一事雖然荒誕不經，但我們亦可由此察知當日揚州商業

（註1）又見於韋蘇州集卷九。

利潤之大：

廣陵法雲寺僧楚珙，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楚珙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爲置胡飯。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能解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市人買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卽爲餘剩。吾得掠而有之。……』（註1）

揚州國內貿易的利潤既然那麼大，在那裏做這種買賣的商人每年遂替揚州賺到不少的錢。這筆鉅額的收入，是構成唐代揚州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國際貿易的發達

唐代揚州繁榮的第二個因素是國際貿易的發達。揚州雖然不是海濱的港口，但在唐代的國際貿易却很發達。因爲第一，當日由海外來華的船舶，可以直駛揚州。全唐詩第十一函第二册李洞送韋太尉自坤維除廣陵說：

隔海城通舶，連河市響樓。

例如日本仁明朝來華的海船，是直駛揚州的（註2）；同時，唐僧鑑真之赴日本，也是由揚州乘船前往的（註3）。此外，由南海來華的外國商船，除駛往廣州及福建外，又有向北直駛揚州的：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產於殊俗。況朕方寶勤儉，豈愛瑛琛？深慮遠人未安，率稅猶重，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脚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流通，自爲交易，不得重加率稅（註4）。

復次，當日南洋各國的商船雖以駛往廣州貿易爲多，但這些外貨之運銷於北方各消費地，須先沿着北江（在廣東北部），贛江及長江等水道北上，集中於南北交通要

（註1）徐鉉稽神錄卷三。

（註2）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註3）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

（註4）全唐文卷七五唐文宗大和八年上諭。

衝的揚州，然後纔能利用運河的水路交通線，分配於北方各地：

唐代商胡大率麇聚於廣州。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是以黃巢攻陷廣州，猶太教、火祆教以及回回教景教等異國教徒被難者至十二萬人。唐代由廣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嶺以入江西，而集於洪州；故太平廣記中屢及洪州之波斯胡人。至洪州後，或則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則東趣仙霞，過嶺循錢塘江而東，以轉入今日之江蘇。……至江蘇後則集於揚州，由此轉入運河以赴洛陽。是以揚州之商胡亦復不少，……由洛陽然後再轉長安。故唐代之廣州、洪州、揚州、洛陽、長安，乃外國商胡集中之地也（註1）。

因此，揚州雖然離海頗遠，其國際貿易却非常發達。

關於唐代揚州國際貿易的發達，我們可從該地波斯阿拉伯等外國商人之多，得到一些消息。舊唐書卷一一〇鄧景山傳說：

（田）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註2）。

又同書卷一二四田神功傳說：

上元元年，……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註3）。

又資治通鑑卷二二一乾元元年十二月條說：

（田）神功入廣陵……大掠，殺商胡以千數。

復次，唐代詩人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常常詠及揚州商胡的生活。如全唐詩第四函第四冊杜甫解悶云：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舊驛樓，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

（註1）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三三頁。

（註2）新唐書卷一四一鄧景山傳略同。

（註3）新唐書卷一四四田神功傳略同。

又同書第十二函第八冊崔涯嘲妓（註¹）云：

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註²）。

說到當日揚州國際貿易的商品，當以珠寶及貴重藥品為多；因為這些商品無論是由外國輸入，或是向外輸出，都須遠涉重洋，從而須負擔一筆鉅額的運費，而這一大筆運費只有價值大而體積重量小的奢侈品才能負擔得起。我們在太平廣記中，常常發見商胡在揚州買賣珍珠的故事。如卷四〇二守船者條引原化錄云：

蘇州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數十隻於廟前。守船者夜中雨過，忽見廟前光明如火，……前視之，乃一珠徑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至揚州胡店賣之，獲數千緡。問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

又卷四〇二李勉條引集異記說：

司徒李勉，開元初，作尉浚儀。秩滿，沿汴將遊廣陵。行及睢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殆，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托仁蔭，皆異不勞，而獲護焉？』勉哀之，因歸登艫，仍給饘粥。胡人極懷慙愧，因曰，『我本王貴種也。商販於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計必有求吾來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國內頃亡傳國寶珠，募能獲者，世家公相。吾銜其鑒，而貪其位，因是去鄉而來尋。近已得之，將歸，即富貴矣。其珠價當百萬。吾懼懷寶越鄉，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將死矣！感君恩義，敬以相奉。』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絕。勉遂資其衣衾，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維揚，寓目旗亭，忽與羣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勉即詢訪，果與逝者所敍契會。勉即究問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雛號泣，發墓取而去。

又卷四一二任頊條引宣室志說：

（註¹）原註云，『涯久游維揚，有詩名。每題詩倡肆，立時傳誦，聲價因之增減。無不畏之。』

（註²）范摅雲溪友議同。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居深山中，……得一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頊後持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數千萬爲價而市之。

復次，當日揚州的外國商人又常買賣其他珍寶。如太平廣記卷三三韋弁條引神仙感遇傳說：

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胡商詣弁以訪其寶。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壬清真人之寶，千萬年人無見者。信天下之奇貨矣！』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

又同書卷四〇三玉清三寶引宣室志說：

杜陵韋弁，字景昭，開元中……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弁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真三寶也。』遂以數十萬爲直而易之。弁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

此外，名貴藥品也是當日揚州國際貿易的商品。太平廣記卷二二〇句容佐史條引廣異記說：

句容縣佐史，能啖鱸至數十斤，恆食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鱸所，鱸悉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誠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至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問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繫之，置病所，其塊卽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

由上所述，可知唐代揚州國際貿易發達的情形。根據上述各種記載中提及國際貿易商品價格之高，及做這種買賣的人日常生活的富裕，我們可以推知當日揚州

這種貿易利潤之大。因此，由於國際貿易的發達，揚州每年遂聽到不少的錢，從而造成牠本身高度的繁榮。

(三) 工業的發達

唐代揚州繁榮的第三個因素是工業的發達。揚州的工業，由於原料來源的方便，及技術的進步，在全國工業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當日揚州房屋相當擁擠，工場或工廠的密集是其中一個主因（註1）。至於工業的種類，現今可考見的，約如下述：

（1）銅器業——大約是因為銅的供給之利便，和鑄造技術的精良，揚州的銅器工業非常發達。其出品非常有名，在進貢給中央政府的物品中要佔一個重要位置（註2）。當天寶年間，長安廣運潭落成，政府在那裏開物產展覽會的時候，揚州銅器更是大出其風頭：

（韋）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廣運）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楸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曰，『……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註3）

在揚州製造的各種銅器中，青銅鏡尤為有名。牠的製作很精巧連皇帝也喜歡使用，故也是揚州進貢物品之一。張鷟朝野僉載卷三說：

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註4）。

又李肇國史補卷下說：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

（註1）舊唐書卷一四六杜亞傳云，『揚州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僞造宅，行旅擁弊。』

（註2）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註3）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

（註4）太平廣記卷二三一唐中宗條同。

又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三說：

內庫中……一古鏡，鼻盤龍，……是揚州所進。……此鏡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

又太平廣記卷二三一李守泰條引異聞錄說：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

又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載大曆十四年六月

己未，揚州每年貢端午日江心所鑄鏡，……皆罷之。

除上貢外，這些銅鏡又爲一般士女所愛好，故不愁沒有銷路。如太平廣記卷三三四韋栗條引廣異記云：

韋栗者，天寶時爲新淦丞。有少女十餘歲，將之官。行上揚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鏡。』栗曰，『我上官艱辛，焉得此物？待至官，與汝求之。』……秩滿，……北歸至揚州，泊河次，女將一婢持錢市鏡。行人見其色甚豔，狀如貴人家子，爭欲求賣。……

因此，唐代詩人也常常詠及揚州的銅鏡。全唐詩第三函第七冊韋應物感鏡云：

鑄鏡廣陵市，菱花匣中發。

又同書第六函第六冊張藉白頭吟云：

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

(2) 製帽業——在揚州製造的氈帽，大約因品質及式樣的精美，銷路甚廣，當日首都人士多喜戴此帽。太平廣記卷一五三裴度條引續定命錄云：

是時（憲宗時）京師始重揚州氈帽。

又同書卷一五七李敏求條引河東記云：

太和初，長安旅舍中，……（柳）謂敏求曰，『此間甚難得揚州氈帽，他日請致一枚。』

又全唐詩第一函第六冊李廓長安少年行也說長安少年『剗戴揚州帽』。

(3) 絲織業——唐代揚州的絲織業，也相當發達；其出品爲錦、綾、紵等物。

通典卷六說：

廣陵郡貢蕃客錦袍五十領，錦被五十張，半臂錦百段，新加錦袍二百領，…

…獨窠細綾十疋，……

又唐六典卷三說揚州貢品中有『細紵』一項；新唐書卷一三四韋堅傳說揚州的特產中有『錦、銅、官端、綾繡』等物。

(4) 製糖業——蔗糖的製造法，唐太宗遣使自印度摩伽陀國傳入後，即詔於揚州煎蔗做造。唐會要卷一〇〇說：

西蕃胡國出石密，中國貴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國取其法，令揚州煎蔗之汁，於中廚自造焉。色味逾於西域所出者。

又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說：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柞瀝，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

可見揚州實是蔗糖工業的中心。

(5) 造船業——全唐文卷一七三有張鷟『五月五日，洛水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修造，須錢五千貫，請速分付』一文，可見該地造船業也是很發達的。

(6) 傢具業——揚州的傢具，製造得非常精巧，故銷路甚好。徐鉉稽神錄卷三說：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几什物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

總括上述，我們可知揚州在唐代是一個重要的工業中心，出品精良，銷路甚廣。這些工業產品在各地市場上既然能夠吸引不少的主顧，牠們每年因此替揚州聽到的錢一定很多。這一大宗金錢的收入，無疑的是構成唐代揚州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

(四) 金融業的發達

唐代揚州繁榮的第四個因素是金融業的發達。當日揚州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使揚州的商業資本有大量的蓄積。這一大筆商業資本的蓄積，對於金融業的發展是一種很好的鼓勵。因此，如下面所述，當日在揚州做大買賣的藥行老板，和經營國際貿易的波斯商胡，在該地的金融界中都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說到唐代揚州金融業的發達情況，最使我們注意的是類似現今銀行的存款取款

制度的存在。不過這時金融界還沒有發展到像現今銀行那樣的使用存摺的支票；存戶只利用某種物品來支取款項，而且有認物不認人的習慣。如太平廣記卷一六張老條說：

張老……奉金二十鎰，并與一老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韋自荷金而歸，……五六年間，金盡。……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韋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踪，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

又同書卷二三張李二公條引廣異記說：

（張）謂李曰，『君欲幾多錢而遂其願？』李云，『得三百千，當辦已事。』張有故席帽，謂李曰，『可持此詣藥鋪問王老家張三，持此取三百千貫（「貫」字疑衍）錢，彼當與君也。』遂各散去。……遂持帽詣王家求錢。王老令送帽問家人。其女審是張老帽否，云『前所綴綠線猶在。』李問，『張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來茯苓主顧，今有二千餘貫錢在藥行中。』李領錢而回。

又同書卷一七盧李二生條引逸史說：

後李生知橘子園，人吏欺隱，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遇（過？）揚州阿使橋，逢一人，草躡布衫，視之乃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二舅……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

作者一時尚未找到關於當日揚州金融業者對各種實業放款的確切記載。不過，如上述，揚州金融業鉅子的王老既然同時是藥鋪的老板，我們可以推知，他接受主顧的存款以後，一定不會把這許多錢呆放在家裏，而直接的或間接的利用牠們來經營各種實業。

最後，唐代揚州的金融業者又經營黃金的買賣或兌換。在那裏有一個黃金市場，國內外的黃金多運往買賣或兌換，從而金價的漲落亦取決於此。如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說日本留學僧圓仁等在揚州市上出賣砂金（註1）云：

（開成三年十月）十四日，砂金大二兩，於（揚州）市頭令交易。市頭秤定一大兩七錢，七錢准當大二分半，價九貫四百文。

又趙璘因話錄卷三說盧仲元由洛陽運金百兩往揚州出賣云：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於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爲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李氏乃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

唐代揚州的金融業既然那麼發達，牠每年爲揚州聽到的錢自然不少。因此，揚州以金融中心的資格而聽到的錢，也是構成牠的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

（五）運輸業的發達

唐代揚州繁榮的第五個因素是運輸業的發達。揚州位於長江和運河的交叉點，爲南北交通的要衝，是一個天然的轉運中心，運輸業當然發達。全唐文卷七八八蔣仲授李珣揚州節度使制云：

維揚右都，東南輿壤。包淮海之形勝，當吳越之要衝。閶闔星繁，舟車露委。

這時由南方各地轉運往首都長安的物品，都須先集中於揚州，然後由揚州沿運河北上。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說：

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顯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隨江、

（註1）按日本產金與唐貿易時，常向唐輸入。見加藤繁唐宋時代金銀的研究（日文本）第五

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又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己丑條說：

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沈覆者。

揚州在唐代既然是南北轉運的重要中心，故轉運使常期駐在揚州（註1），以便就近管理一切運輸業務。而揚州附近河道的深淺，更深爲政府所注意，以便隨時改進，俾得增加運輸的效能。舊唐書卷一七上敬宗紀載寶曆二年正月

丙申，鹽鐵使王播奏，『揚州城內舊漕河水淺，舟船澀滯，輸不及期程。今從閭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官河，計長一十九里。……』從之。

又同書卷一六四王播傳說：

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卽漕船。（播）乃奏……開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而漕運不阻。後政賴之。

唐代揚州的運輸業既因交通方便而發達，當地運輸業者每年因此而賺得的運費自然很有可觀。這一筆鉅額運費的收入，當然也是構成唐代揚州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

肆 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狀況

由上述，我們可知唐代揚州的繁榮，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牠的繁榮的因素，或經濟的基礎。這些繁榮的因素爲國內外貿易、工業、金融業及運輸業的發達，揚州每年因此而賺到的錢，數量非常之大。故揚州能雄富冠天下，其市面的繁榮，

（註1）見上引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條。又唐會要卷八七亦說，『順宗即位，……以杜衍判度支鹽鐵轉運使，治於揚州。』

物質生活的舒適，在當日全國各地中都要數牠第一。

然而，好景不常，揚州的繁華卻不能永久的繼續下去，牠的末日終於要來臨了。揚州的繁榮，在中唐以後唐末以前的一百多年內，即約自公元八世紀中葉至九世紀下半葉左右，可說是達到了最高峯；及唐末以後，繁榮時期即宣告終止，而轉入恐慌和衰落的命運。

關於唐末以後揚州的衰落狀況，上引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條也曾經略為提到：

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為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現在我們先探索洪邁所說唐末畢師鐸等亂後揚州蕩為邱墟的情形，其次研究五代後周顯德年間揚州被燬的狀況，最後則對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的因素作一個澈底的探討。

唐末揚州繁榮的破壞，其直接原因為兵燹之大規模的降臨。這時畢師鐸、秦彥、孫儒及楊行密等軍閥的混戰，使揚州由天堂變為地獄，昔日的繁華在兵火中完全陷入燬滅的命運。如舊唐書卷一八二秦彥傳說：

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畢）師鐸、秦彥之後，孫儒、（楊）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又新唐書卷二二四下高駢傳說：

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飢相仍，其地遂空。

又資治通鑑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七月條說：

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又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一四上都昊天觀聲讚大德賜紫謝遵符充淮南管内威儀指揮諸宮觀制說：

但以桂苑繁華，揚都壯麗，既見星壇月殿，處處荒摧，難期鶴駕霓旌，時時降會。

又稽神錄卷五說：

僞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一作『坊』）居人稀少，煙火不接。

對於揚州這種激劇的變動，唐末詩人也常常加以憑弔。全唐詩第十函第四冊羅隱江都說：

淮王高譙動江都，曾憶狂生亦坐隅。九里樓臺牽翡翠，兩行鴛鴦踏真珠，
歌聽麗句秦雲咽，詩轉新題蜀錦鋪。惆悵晉陽星拆後，世間兵革地荒蕪！

又同書第十函第九冊韋莊雜感說：

莫愛廣陵臺榭好，也曾蕪沒作荒城！

又宋王觀芍藥譜（說郛卷七〇）也說：

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爲繁盛。自唐末亂離，羣雄據有，數經戰焚，
故基廢跡，往往蕪沒而不可見。

經過唐末軍閥們惡戰的大破壞以後，再過幾十年，到了後周顯德年間，揚州又
復慘遭兵燹的浩劫。資治通鑑卷二九二載顯德三年二月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

又同書卷二九三顯德四年十二月庚午條說：

帝（周世宗）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
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
而已。

又新五代史卷六二南唐世家說：

（李）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

又馬令南唐書卷四嗣主書載保大十五年

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

又陸游南唐書卷二元宗紀載保大十五年十二月，

帝知東都（註1）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其民於江南。

揚州自再受這次兵火的破壞後，城郭面目全非，周世宗只好於廢墟上另外建築新城。

（註1）按南唐以揚州爲東都，見同書卷一烈祖紀。

舊五代史卷一一八世宗紀載顯德五年二月

丁卯，駐蹕於廣陵。詔發揚州部內丁夫萬餘人城揚州。帝以揚州焚蕩之後，居民南渡，遂於故城內就東南別築新壘。

又宋史卷二五一韓令坤傳說：

揚州城爲吳人所毀，（周世宗）詔發丁壯別築新城，命令坤爲修城都部署。不過新城的規模卻遠不及舊城那麼宏偉，只是舊城東北隅的一座小城而已。資治通鑑卷二九四載顯德五年二月

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註1）。

五代以後，便是宋代。入宋以後，揚州仍舊氣息奄奄，逃避不了衰落的命運。如宋史卷二五七李處耘傳云：

賊平，以處耘知揚州。大兵之後，境內凋弊。

又徐鉉徐騎省集卷二六揚府新建崇道宮碑銘云：

廣陵大藩，四海都會，制度之盛，雄視諸侯。土德旣微，三災斯口（今上御名）（註2）。井邑屢變，城郭僅存。

這都是北宋初年的情形。其後，到了宋真宗時，王禹偁上疏說：

臣比在滁州，……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註3）。

更往後，歐陽修有感於揚州盛衰的不常，爲詩以弔之。居士集卷一三和原父揚州六題云：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古來興廢皆如此，徒使登臨一慨然！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從綵旗行！

（註1）關於揚州城前後大小之不同，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九七亦云，『按甘泉縣志，唐時揚州城，西據蜀岡，北抱雷陂，其城甚大。夢谿筆談所云，「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是也。至周，韓令坤所築之小城，……在唐城東南隅。』

（註2）按徐騎省集刊於紹興年間，所諱當爲宋高宗御名的『構』字。

（註3）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傳。

以上是北宋揚州衰落的狀況。再向後，到了南宋，揚州有時殘破到沒有什麼買賣。宋會要食貨四一云：

紹興三年五月十四日，都省言，『揚州……累經殘破，目今並無客販。
……』

那裏的房子更壞得可憐，全是些容易着火的茅舍。宋史卷四六五鄭興裔傳說：

（乾道年間）移知揚州。……民舊皆茅舍，易焚。

總括上文，可知唐末以後揚州一反過去繁榮的狀況，而轉入衰落的命運。自唐末以後，揚州的朱門大廈，多半變為茅舍；揚州的亭臺樓閣，完全燬作邱墟，昔日千燈照碧雲的夜市，如今看不見了；以前笙歌徹曉聞的音樂，如今聽不到了。至於雄富甲天下的財富，完全煙消雲散；酣歌妙舞的生活，也告消聲匿跡。此外，高樓的紅袖，十里的珠簾，也都無影無蹤了。把唐末以後揚州這一幕的景象和唐代的相較，簡直是兩個世界！

伍 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的因素

現在我們要問：唐末以後的揚州為什麼會有這樣激劇的變動？關於此點，洪邁的答案是兵燹的破壞，而上引各文也有同樣的意見。作者對於這樣的解釋，認為只是皮毛之見；事實上揚州自唐末以後的衰落，還須尋求更徹底的解釋。

事情是最明顯不過的。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的直接因素固然是兵燹的破壞；可是，如果這是唯一的或根本的因素，那末，兵燹終止以後，經過相當時日的休養生息，揚州還是可以復原的。然而事實卻不如此。上引容齋隨筆曾說，『本朝承平百十七年，（揚州）尚不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為什麼經過宋代一百七十年的承平時期，揚州仍舊趕不上唐代繁榮的十分之一呢？因此，除兵燹外，作者認為須尋求一個徹底的解釋。

據作者觀察，唐末以後揚州所以長期的衰落，主因為構成唐代揚州繁榮的五個重要因素的消失；至於兵燹的破壞只是衰落的導火線。

原來唐代揚州賴以繁榮的國內外貿易，工業，金融業及轉運業等，自唐末以後，不復像以前那樣發達，而衰落下去。牠們所以衰落，和宋代真州的興起，最有密

切的关系。

眞州即今之江蘇儀徵縣，與揚州同樣位於運河和長江的交叉點上，牠與長江的距離比揚州還要近些。因爲有了這樣優良的位置，自唐末揚州屢受兵燹的破壞以後，眞州便乘機搶奪了揚州的運輸業、國內貿易、金融業及造船業，而一天比一天的繁榮起來。牠在唐代還只是一個小鎮，名白沙鎮；到了五代，升爲迎鑾鎮；及宋初，升爲建安軍；到了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更升爲眞州；及政和七年，又賜名儀眞郡（註1）。

宋代由南方各地運往首都汴京的物品，先分別集中於眞、揚、楚、泗四州，然後由這些地方向北運輸（註2）。在這幾個轉運地點中，眞州的運輸業更遠較其餘三地爲發達。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說：

眞州當運路之要。

又樓鑰攻媿集卷五四眞州修城記云：

眞之爲州未遠也。……而實當江淮之要會，大漕建臺，江湖米運，轉輸京師，歲以千萬計。維揚、楚、泗，俱稱繁盛，而以眞爲首。

又胡宿文恭集卷三五眞州水閘記云：

維迎鑾之奧區，乃瀕江之劇郡。……南逾五嶺，遠浮三湘，西自巴峽之津，東泊甌閩之域，經塗咸出，列壤爲雄。……萬艘銜尾，歲乃實於京師。

因此宋代發運使常期駐在眞州，以便就近管理運輸業務（註3）。居士集卷四〇眞州東園記說：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

又宋史卷二九九許元傳云：

發運使治所在眞州。

同時，眞州的堆棧與舟船特別多，而當地人口更多以航運爲業。沈括長興集卷二

（註1）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九六儀徵縣條。

（註2）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

（註3）宋史卷一六七職官志說發運使職務之一爲『漕淮、浙、江、湖六路儲廩，以輸中都。』

五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劉誌銘云：

眞（州）阻大江，敖倉舟楫之所湊者，於東南爲盛。其俗少土著，以操舟通賈賣爲業。

此外，由於宋代政府對於眞州附近水道交通的注意與改良，我們也可察知眞州轉運業的重要與發達。宋史卷九六河渠志說：

（崇寧二年）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眞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河口。

（宣和三年）宦者李琮言，『眞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功車畝，以助水運。』從之。

又同書卷九十河渠志云：

（淳熙）十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眞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置司眞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堤，以受啓閉。廢壞歲久。……凡諸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還舟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博。本司自發卒貼築周迴塘岸，建置斗門石礮各一所。……』

又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二云：

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於何時。……天聖中，監眞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眞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眞州江亭後廢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敘其事，而不甚詳具。

宋代眞州轉運業的發達，及揚州的降爲次要的轉運中心，實是當日揚州運輸業大部份給眞州搶奪了去的證據。

其次，唐末以後揚州的國內貿易也被眞州搶奪了去。揚州商業自唐末以後的

衰落，上面已經屢次提及。反之，眞州的國內貿易，則一天比一天的發達起來。

文恭集卷三五眞州水閘記說眞州，

據會要而觀來，大聚四方之俗。操奇貨而遊市，號爲萬商之淵。

又袁燮絜齋集卷一三黃公（度）行狀云：

儀眞，商旅所萃。

在當日眞州的國內貿易中，茶鹽兩種買賣尤爲發達。宋會要食貨三二云：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十八日，發運使梁楊祖言，『茶鹽舊係太府寺都茶樵貨務印造鈔引給賣，以贍中都。……詢訪眞州係兩淮浙江外諸路商賈輻湊去處。……其東南茶鹽，乞選委通曉財利官提領，依太府寺等處印造，於眞州置司給賣。』詔梁楊祖差兼提領茶鹽事，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

按宋代政府在眞州設有樵貨務，以經營茶的專賣（註1）。至於淮南一帶出產的鹽，更須先集中於眞州，然後由眞州運銷於長江流域各消費地。宋會要食貨四六云：

（太平興國）九年十月，鹽鐵使王明言，『江南諸州載米至建安軍（註2），以回船般鹽至逐州出賣，……』

又宋史卷一八二食貨志云：

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眞州，自眞州運至江、浙、荊湖……』

又攻媿集卷五四眞州修城記云：

眞之爲州未遠也。……中興以來，……山陽、通、泰之鹽，泝江而上，商賈輻湊，猶爲淮壘大郡。

又包恢敝帚稿略卷四眞州分司記云：

厥今東南，實在煮海，利權總在白沙（註3）。以其號爲淮海一都會要衝也，出於斯，納於斯，斂於斯，散於斯，其來無盡，其去無窮。……南瀕大河，

（註1）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

（註2）眞州在宋初名建安軍，見上文。

（註3）眞州在唐代爲白沙鎮，見上文。

則造河停船步，以便商賈。……以鹽事與商賈交易之場，……

宋代眞州茶鹽等國內貿易的發達，顯然是揚州的買賣給牠搶去的原故。

再次，關於宋代眞州金融業發達的狀況，現在作者雖然尚未找到文書上的記載，但卻有實物可作證據。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藏有上刻『眞州』兩字的金條。

按眞州是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纔改的名稱；而眞州在宋代的國內貿易既然那麼發達，其商業資本的蓄積一定很有可觀。因此，由這種金條的遺留來推論宋代眞州金融業的發達，大約是不會距離事實太遠的。反之，關於宋代揚州金融業的材料，作者卻一點也沒有找到。這想是宋代金融中心由揚州移往眞州所致。

最後，關於工業方面，唐代揚州的造船業也給眞州搶奪了去。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載熙寧七年十二月，

又令眞、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爲十綱入汴。

又李壽績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五載元豐三年六月己未，

詔眞、楚、泗州各造淺底船百艘，團爲十綱，入汴行運。

眞、楚、泗三州雖然同爲造船中心，但三地中眞州和揚州的距離最近，後者的造船業當然以被牠搶去者爲多。

總之，唐末以後長江、運河間國內貿易、運輸業、金融業及造船業等之由揚州移往眞州，對於揚州的繁榮當然是很大的打擊。所以，作者認爲唐末以後揚州所以長期的衰落，眞州的興起實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因爲構成唐代揚州繁榮的幾個因素大部份給眞州搶奪去了。

此外，造成唐代揚州繁榮的工業，除造船業移往眞州外，其餘也一天比一天的衰落。就銅器製造業說吧，在宋代的北方是『太原銅器名天下』（註1）；在南方是『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戶數百餘家。』（註2）反之，揚州銅器在唐代長安廣運潭上的物產展覽會中雖然風頭十足，自唐末以後我們卻很少聽到與牠有關的消息。

（註1）宋史卷二八一畢仲游傳。

（註2）宋史卷一八〇食貨志。

至於絲織品，宋代杭州的出產，更是應有盡有；除大別爲綾、羅、錦、紵、紗、絹等數種外，在每一種之下又有許多樣式的不同（註1）。這那裏是唐末殘破以後的揚州的絲織品的敵手？後者在市場上當然是因爲競爭不過而衰敗下去了。

最後，揚州既然離海較遠，不是位置最好的對外貿易港，當唐末以後市區屢經殘破，河道無人注意的時候，外國商船當然不會再來光顧，而另外停泊於離海較近的港口（註2）了。因此，唐末以後揚州的國際貿易遂自然而然的衰落下去。

總括上述，可知唐末以後揚州的衰落，主因爲造成牠在唐代的繁榮的幾個重要因素的消失，至於兵燹的破壞只是其衰落的導火線。說到揚州賴以繁榮之因素的消失，當以真州的興起爲最重要的關鍵，因爲真州把揚州的運輸業、國內貿易、金融業及造船業搶奪過來。至於揚州其餘的工業，如銅器製造及絲織業等，也因敵不過其他地方的出品而凋弊，國際貿易則因地理條件的不適宜而衰落。

陸 結論

總括上文，我們可知揚州的經濟景況自唐至宋有很激劇的變動。在唐代，揚州是當日最繁榮的一個都市，其財力的雄富，夜市的熱鬧，以及物質生活的舒適，均爲全國各地所望塵莫及。可是，自唐末以後，揚州的繁榮時期即告終止，而陷於長期衰落的命運。這時草房代替了昔日的朱門大廈，廢墟代替了以前的亭臺樓閣。千燈照碧雲的夜市，不復舉行；笙歌微曉聞的音樂，不再演奏。至於財富的銳減，人煙的稀少，更是不在話下。

唐宋間揚州的經濟景況爲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動？關於此點，洪邁容齋隨筆以爲是由於兵燹的破壞。作者深覺他這個答案不能令人滿意，有再尋求更徹底的

（註1）吳自牧夢梁錄卷一八絲之品。

（註2）宋代江陰及華亭（今上海前身）國際貿易的發達，當與揚州的凋弊有關；因爲這兩個港口離海較近，外國商船駛來也較便利。關於當日江陰國際貿易的繁盛，參考王安石詩集卷二三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玫瑰集卷一送袁和叔尉江陰，及黎齋集卷一七趙公墓誌銘；關於華亭，參考宋會要職官四四宣和元年八月四日條，孫觀鴻慶居士集卷三四朱公墓誌銘。

解釋之必要。唐末以後揚州雖然屢受兵燹的破壞，可是如果這是揚州衰落的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那末，當兵燹終止，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以後，揚州的繁榮也是可以恢復的。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如洪邁所說，揚州經過宋代一百七十年的太平時期以後，其盛況尙趕不上唐代的十分一，很明顯的，揚州所以有這種變動，除兵燹外，一定還有其重要的或根本的因素。

原來唐代揚州所以繁榮，其主要因素爲國內外貿易、工業、金融業及運輸業的發達。揚州每年因此而賺到的錢數量很大。這一大宗金錢的收入，當然大有助於牠的繁榮。可是，自唐末以後，隨着眞州的興起，揚州的倒霉日子可要來臨了。眞州和揚州同樣的位於長江和運河間的交叉點上，但因距長江更近，故位置更較揚州爲好。當唐末揚州屢遭兵燹以後，眞州便乘機把揚州賴以繁榮的國內貿易、運輸業、金融業及造船業搶奪了去，而自己繁榮起來。此外，揚州沒有被眞州搶去的買賣，如造船業以外的工業，和國際貿易等，也因敵不過其他新興的工業中心及離海較近的國際貿易港的競爭，而衰落下去。因此，兵燹的破壞只是揚州衰落的導火線，構成唐代揚州繁榮的國內外貿易、工業、金融業及運輸業之凋弊，才是唐末以後揚州衰落的主要因素。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稿。三十一年一月，改訂畢。